



5

6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七

雜著 贊 傳 雜文 說 祝文

贊

西泠吳仲徵眼鏡贊

○懸象闇天光汨兩離繼大文發鉞晶丸篋珠月琢鬼斧馳西域矚烟霄眊毫髮功父夜書愈燦長康輕雲可撥將以授副墨之子因是名之曰朝澈

紫鹿多羅藤杖贊

此太常雲岑公扶老具也予今得之杖頭形類仙鹿



不假追琢吻角抹然紫紋燿灼節次糾蟠彼交人珍
鬼面之策坡公恃烏藤之堅果足爭勝否耶贊曰
乾維墜坤軸窳柳粟何人支可拄紫鹿_等谷鹿白走入寒林
霜草澁維摩害脚孰扶顛棄羅侍者在身邊銅環靈壽曷容
先刻烏圖麟胡得焉

呂仙贊

爲顛
僧作

瞻彼終南千霄萬壑太白武功入雲靡絜至人棲真吐茹日
月鳳目澄渟龍姿鬱勃三世永凝九成丹熱軒轅授圖鍾離
遺訣手拂修髯跳捐生戒一劍西風寒光注雪太華晨遊蒼
梧暮越岳陽樓橫洞庭波濶細嚼麟膏爛醉麴蘖間乘靈飈
便凌瑤闕玉簫流韻金瑟按節鶴唳風疎花茸露結青童引
騶侍郎拱闌綠苑紅堂華筵紛列瓊樹長依絳桃屢咽或跨
飛鳧肯履塵屑城南翠條樓前碧核枕就華胥鐺餘焦斲墨
籃琴譜葫蘆并挈度我長生服芝餐雪迨及百年厭世蹶躡
攜手顛僧同歸躡脫

十八尊者渡海贊

瀚瀚漭漭非杯非杖算是九雙得謂無象送者欲返洋兮復
望失却航子風波一樣招手不答我在岸上

傳

青丘傳

青丘先生出遊周楚之郊二國之君聞之爭致千金之幣欲以爲相先生嘆力不足以存周復於楚彼之也屢拒不能遂乘夜出疆止於蒼莽之野天空人寂四望寥然方步月而歌瘠狗聞之惡其音之異也遂噬傷其足跛行數里遇盜分均復惡形其貪也并折其肱冒險披塗止于逆旅明日弟子往見之曰噫先生憊矣夫舍二國之專相而特立冥行呵衛之不嚴華聲之不著是以見侮於非類幾於犯難而行也將殺狗鋤盜以爲復可乎先生曰噫子何見之淺也夫萬物各有其性情不能相與貸也故蟲之毒者必螫獸之猛者必據鳥之攫者必搏吾之不能爲彼奪猶彼之不能爲吾奪也將欲避之猶且觸之將欲戒之猶且伺之既已不備不戒矣又欲以一人之智求勝於非類其爲智也有涯矣今狗之獬者性吠盜之蹠者質貪彼方順其氣質之所宜而適遇其所拂則我寔犯之而彼豈爲我設哉先生方洗爵更酌嘯歌不輟此所謂悠然自適于其天而物無以撓其寧也

儻母傳

儻母者衛之桑間人也與予司馬同系予家世掌天官自太史公感天駟之精生于龍門歷代爲司馬氏母之誕也亦有房星之瑞後徙封于蜀賜姓爲蠶叢氏字之曰菟窠於是漢興已二十年矣帝自代來知母微時諸祥異事將聘納焉太

后聞之色喜躬治帷薄以待人遂頌之爲薄太后云方春時和帝帥皇后三宮世婦具副禕禮迎母子如入宮遂大親幸母得幸而司馬漸衰太史公因星變奏曰日臣與蠶同族今母驟寵貴而臣族漸凌微矣帝曰朕將禁焉一歲遂不再幸及帝所御慎夫人性素樸見母稍華麗更矯爲儉約以上承帝意帝果愛慎夫人而母浸疎遠出奉園陵時母有子曰絲人因諱園稱爲袁絲以母故嫉恨慎夫人慎夫人恐禍及乃外結洛陽年少賈生等私痛哭上書謂今風俗奢靡庶人墻屋被文繡而娼優得爲后服帝飾陰以指切蠶氏帝弗爲動於是計無何竊議擣砒以毒母侯公桑上進食之母誤服益

肥澤無恙慎夫人忌愈深不可解復內倚舊臣季布及佞幸蒯通之子曰管者並得出入近帝管乃出怨言謂帝少恩專任絲母子而管就棄捐其實絲等蒼黃反覆少素守也時布守河東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尋賜罷布進曰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罷臣此人必有毀臣者蓋疑蠶母子螫之也帝聞而病之稍爲搖動復厭母膠轕思累色漸衰曰趣音足召烹之母怡然自陳曰妾久備機杼職已盡矣陛下以萋菲貝錦故置妾于理衆又將織成之雖當鼎鑊奚辭卒趨赴如歸帝乃惻然存其後絲等得不廢然終以母故抱怏怏無由發明其緼一旦天子幸上林皇后慎

夫人從及坐即署長布席絲積前慎引却慎夫人坐因變色以諫曰今陛下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可同坐哉獨不見人豕乎且陛下幸一慎夫人而使中外臣妾不敢曳裾于地臣恐天下將涼薄陛下德意上於是乃悅曰朕始聽絲言鮮經緯徒亂勞耳今釋之真純白臣也使朕取類日消遂并賜母封邑而絲愈尊顯任職今上以李陵故怒予沮貳師下予于毋待罪之舊室即蠶室迫季冬且不可測居久之益思毋溫和之德并子絲益如也差以自慰遂得不死云蠶與馬共稟靈于房宿此盛則

彼衰故禁原蠶
○蠶食砒愈肥

太史公曰嗚呼妃匹之際難言之矣文帝於文好莫甚焉憐湘文母猶以讒死豈非命哉爰絲變色悟主以純故其後綿綿焉今尤盛者為羅氏叔段氏有緡氏宿沙氏凌人氏九疇氏而其原皆出於有蛾氏

予讀吳中諸先達懽母傳雖以王文恪公之巨手擬諸毛穎殆有間焉吳匏菴先生得意僅數筆耳其餘紛紛續傳則漸不雅馴矣暇中戲遂成此咲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若拙予何辭焉

雜文

蜜蜂彈蠱文

今者龍致蜚英禁嚴呵衛臺階寅列軒陛午朝飲露餐風

修松棟尋花採萼砥節河陽釀天下于恬熙濟生靈之苦竭
功高若斯珍釁滅矣詎意爾等漫憐細腰翻驚掉尾原分異
類殄覲同甘宵竊憑凌晝謀攫噬蝗蝻熾於寒隴猶云地宜
蝮蠱戒于炎荒亦從氣兆惟茲橫螫頻爭脆強吸我髓以潤
爾膏肥則肥矣逆天心以遂人欲危乎危乎昨頓雲羅既薨
投于殷網今張月斧尚駢戮于防尸

甘蔗覆彈修竹文

平臺勅蔭小臣特進衣青綠使甘蔗泣辨臣聞霜飛暑路茅
茁爲之不芳炎馭並懸弱植因斯滅穎物無慘而不瘁行以
美而見疑未有橫罹詎毒碎有沉心如臣今日者也臣雖凡

庸稟形太古葛天八閔衣被同功爰及周秦宗黨繁會自趙
高擅權指鹿爲馬迫挾臣祖代加覆庇祖雖柔懦立發奸欺
懼觸秦抗窳棲圖藪爰及臣身夙承門蔭七葉盛茂差比漢
相卷懷自歎空效衛瑗顧影翩翩未淪逆軌不意今月某日
跽伏舊臺忽聞涓川修竹結連蕙萱加臣無罪橫肆抨彈詳
讀奏陳謗臣攢莖布影獨見障蔽夫萬類賦形悉化陶鈞仁
育義正資生大情計臣微軀不越尋丈有何蔽隔獨礙乾陽
彼若木一枝旁垂四國山林畏佳百圍蟠陰此跡絜倫詆訶
何極并謂臣無松栢後彫之心更闕葵藿傾陽之職臣益憤
悵騰口惟艱竊品彙萬謝榮落隨時天不爲惡冷而輟冬稷

不能履冰而獻種臣獨何德敢傲歲寒責抒忠悃况金商布
節憊壹先零較量臣身奚分貞脆竹雖堅剛時煩剪伐交枝
搖曳障蔽實繁臣獨何辜偏疑陰翳恕已苛物措辭游移兼
之濫引吐若謬指江離事愈非典離等久斥江臯失職快快
雖援覆據荒何情寔昨聚臺階互相證駁竹等語塞借托風
聞推委禍始緣有病葯一枝蕪穢臺前冒名白芷奸逾綠苑
遭臣薙第悉拔陳根釁謀遂深狂譖屢逞修竹不察遽塵袖
牘不知葯本賤植依附蘭陵貪竊梁粟蓼彼蕭斯分以餘露
遂乃朝插暮徙東種西移物理道喪節幹頽然傾陽無誠惟
葯最甚雖蘊崇行火猶非過甚寧僅拔舌批根報諸夢藝而

已哉幸際聖遇方隆蕙藎盈戶草如指佞舍葯其誰語曰荃
蓀欲茂秋風害之賢才欲正讒人傷之臣每讀此不勝慨嘆
不意積毀頓蒙銷鑠今遭誣在理影跡交戰蕭瑟凌寒孤蹤
憔悴雖報國心長操持力軟是以臨風而結響對雨而悲鳴
也乞加推勘宣明陷枉毋令偏辭得縈聰聽
常愛嚴君辨
文云疾風暴
雨臣獨受其摧殘赫日焰威彼不經其酷烈即合修竹與臣
易地而處保護蘭萱計無出臣右者數語真足為甘蕉昭雪
可與此文競
爽也英識

靖菜蟲文

黃葉方槁秋氣初高誅茅而開細隴墾隙而布羞毛遂營荒
圃寒菜滿畦餘馨色美壽木花奇芸草陽華菁莖具區殆鉞

搏之甫及忽蠕蚋以徵形小蟲無數豈盡知名披根食節引
類騰聲咬闕下之翠茗吮腴有恨蝨遙山之紫蕨折幹無英
臣等揚泰壇玉節之靈司少昊金天之約乘無射之中律屆
商風而殄虐怒穴蟄之不俯悲蠓介之未縛憑九達而伏圖
習五兵以相角宵坎掘而行火姚元之捕蟲法晨露流而攻藥凡毒必
藉晨日出則無及矣似侯尸而馬銜類桓睛而烏啄蠖蠖不
非予老于圃者不知逞敢攫爪士之鋒蛻甲爭投將齊熊耳之嶽薨薨息鳴趨趨
戒躍蓋既抱茶根豈容復依桂華妾侶籬強詎難標於鵬鷃
自爾唐梨宅邊葶靡妍媚青莎徑上松韭秀婢葵茂芷芬薑
強蒲弱朝遊暮撫實繁花灼細雨夢回動鏡歌於秋時西風
角勁歡凱捷于樊落臣等馳奏敢稽宣達惟謹奉露布以飛
聞尚有圭撮微勞虬蟬末効徐容紀錄別簿進呈

說

〇〇 師說

師道之弗尊也甚矣予濡跡於茲也久矣求其至要在於問
難鐘鼓鞶韜亦必叩之而始鳴也若弟有問非師之傳於古
者弗能應焉弟有難非師之精於解者弗能給焉精矣博矣
而爲之師者猶恐恐不敢以自恃以此知作人之難也蘇氏
乃謂知其九而不知其一不如指一之不可測者也此自欺
之學豈可爲訓哉昔文中子講易白牛之溪其徒薛收疑豕

象之過多旁有負芩者竊聽對曰辭之多豈惟文王病病於
伏羲氏乎使羲卦不畫三才四序其不立乎白物萬象其不
生乎文中愕然失次及詢其奧彼且負芩去矣司馬溫公偶
宿鳴條山寺引諸山叟樵童諭以孝經而講廢人章尤詳中
有一人詰曰自天子以下皆末綴毛詩二句此章獨無何也
公爽然不能置對但謝以其實未嘗體驗及此爾二程初入
西川見箍桶匠人擔內攜有周易意頗輕之其人即曰夫子
繫易獨以未濟爲男之窮也謂何二程卒然爲其窘因叩之
答曰三陽皆失位耳遂深禮之夫諸賢皆一代真儒而猶乘
其所忽困於山農末藝之一得竊恃其宿耄偶有臆測即以
矜夸於其弟弟或稍自負亦以片長凌其師究竟所稽未必
博而所悟未必精胥失之矣予生固陋稽於古也常隘而質
於理也多疎故不敢恃才智以先人而直爲此凜凜也今老
矣兼滿目兵戈無窮憂患能免學殖之荒落乎是以瞻前修
而憮然也

混沌

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此至言也先儒每詳言之言之不足而
復連類引證以深明其所以然而於事類之隱者紛而無以
安所歸學者所以滋病也即如論及于天地而曰天依地地
附天天地自爲依附又不知依附之外誰與爲郭郭乎即云

其氣使然而氣又何所窮乎至云混沌之分輕氣浮而重濁下山勢蕩漾若水波然似矣至舉高山之有螺爲據又何迂也夫山巔之有此亦偶然耳依邵子皇極所推堯時當乾之九五今已入姤而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過半矣更歷遯否觀而天地已閉矣豈有混沌不朽之螺壳乎况今海外蜃內有生于石罅者是靜而胎動也燕鱗或化爲石是動而胎靜也大抵天地之理變化不測莫可端倪不必強爲附會或乃爲真解乎

小人

論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原夫陽終於九而遂用九陰終於

十而僅用六懼夫小人之浸長過之使不得遽進也故炙手之燄慎不宜妄與之爭蓋彼之氣勢倍於正人而後敢以仇夫正使小不忍而驟撻其鋒未有不至於敗者若乃獨尚乎中行靜伏以俟天意之自定可也即不然而固吾君子之交乘隙以除之可也吾觀今之濟惡者始皆有時以不敗及不旋踵而潰且決者罔或堤之也或問小人何以至此予曰不觀之山木乎豫章栢植根深固歲寒不彫其餘柔脆之種枝葉雖茂而不實已撥矣今之小人或侮斷無耻或陰謀毒螫既彫其外矣甚且人倫道喪引鏡自醜乃反道以誣正人顧盼根株能不頓成朽腐乎君子際此惟凜凜自修使遊氛

戾氣漸渙散而莫屬則其難自解矣

讀書

今歲讀書山中始覺胸次浩然欣欣若有所得一切家累之窮苦境遇之憂迫淡然忘之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因憶予立年以前所志在功名而屢試不達則不能無憂其後却微使而就躬耕亦非甘于所就也則每私制其哀怨而不敢明言以告人至於今而覺兩慮之俱冥但知百年有盡真我無窮聖賢原於貧賤患難非常所遭之外留有一片餘地以待至人之採取或至焉或弗能至焉而究之莫之能至者則亦不與之言也吾今而後亦相安於無言而已矣復何求

筆疇

黃子偶入章門以白版榜筆疇二字懸之通衢予見而疑之以爲凡儼類者必以其倫今儼筆子疇則非其類也聞田之名有曰舊者矣有曰畬者矣惟夫既蕪既葑稱極治者則曰疇今子概以筆任之若能使穎爲犁乎使管爲勒乎能含濬而浴土乎抑揮楮而樹生乎將師宜之奇不懸帳而懸招伯英之妙不臨池而臨畝乎何其操理之悖也黃子曰否吾荷鋤以擾或不得食攜墨囊作斗大數字旋易粟以歸筆之爲疇也捷矣何以相非也予益曰否否此非子之謂也子方投棄柔翰爵慕通侯果欲邀長稠之粟則合修乃戈乎勵乃刃

乎長鎗具在安事毛錐今既投之以爲名又欲收之以爲利此其罪與商君廢井田復思關阡陌等黃子於是怒曰噫甚哉子何滯於所稟也子知筆之造端者何人乎乃吾蒙將軍之所始也此其人帶甲則有萬整長城則五千里名震西陲必施後世威至憚矣文且彰焉筆亦何負於疇哉子雖執此以終畝烏容議子于是听然心折曰誠如子言是果無以易奪也昔吳翁有筆疇之書而荆川爲之序今吾子有筆疇之物而漁叟爲之說其實則異其名則同速營研壠吾將老焉

論

以分合爲變

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三代而下言兵者雖未能以本乎仁祖乎義而要其運用之微必有不可端倪類夫環之四周者而後可猝然以待應苟知己而不知彼知衆而不知寡知其一而不知復有其一焉寓之於無形將何恃以立國哉孫子之論兵也以分合爲變變之爲正乎抑變之爲奇乎夫用兵之道合則強分則弱似宜合而不宜分然合僅守常而分則莫測又似宜分而不宜合要之無定體無定勢顧其所以用之何如耳可以分可以合變之善也可合之以爲奇正亦可以分之以爲奇正變之善也嘗觀之古矣有合之而變爲正者秦人空國之師以宿將御之而鄢郢立拔不必分也有分之

而變爲正者魯之四卿並出而晉而衛而曹各分一軍以綴之而齊遂乞盟不必合也亦有合即變爲奇信陵八萬之師倏忽奪人之所有是以結隊而前敵圍因之立退焉何嘗分也亦有分即變爲奇官渡之師曠日持久而不戰先分兵以掠其輜重而敵遂死解焉何嘗合也然此固各自爲陣而言也若夫即一陣之中有合而有分或奇而或正可以利則進亦可以不利則退其惟垓下之師乎元戎合全軍以壓其後而左右之偏師或分之以屬費將軍或分之以屬孔將軍以此蹙項而項竟蹙矣若夫合之不能正不能奇而卒以取敗者符秦百萬之衆所以盡墮於淮淝也分之不能正不能奇而卒以無功者宋八五路之師所以難制夫西夏也然其所恃此者雖云化裁之盡善迺術也而非仁也謀也而非義也後世之師即大遠于先王之道乎原其制勝亦當以仁義爲本

大學問道

古之善治天下者非於天下治之也有所以端其本焉有所以執其要焉正其本而大昕之鼓徵宜親也執其要而南郊之士負宜慎也親之以首善而化之所及者遠矣慎之以訓備而後之所垂者裕矣三代久安長治而無變容動色之警者蓋于成均之學爲兢兢云旨哉大學之教賈氏以問道爲

先也義何昉乎自昔家有塾黨有庠鄉有序非惟大學然也然司樂司成之任惟大學專之司諫司救之職惟太學列之師氏保氏之設惟大學尊之雖天子之子與公卿大夫之子其學則同而其教則異故御左御右敬其官也惟天子之子則然而他復異是至於由小學以入大學則教之義理以養其心而非僻無由入矣教之詩書以敦其治而偏端不足尚矣又擇夫學明德尊者以爲之師日與之相迫迨夫德業已成則雖習之以文采亦以養其目也習之以聲音亦以養其耳也習之以威儀適之以歌咏亦以養其體而怡其氣也虞廷之教胥而直溫寬栗無非由此而成矣姬文之在官而問安視膳莫不由此而著矣休哉何道之隆也後世不正其本而或事于末不執其要而復務于煩則有任之以術數而遂流于僞矣誘之以刑名而更流于刻矣將何以善夫所治哉若夫三雍之地時修袒割之儀使夫胥子之聰明得以流通滌蕩因之漸進于中和由此推之天下則凡家有塾其爲家之長者得以訓其德行道藝焉黨有庠其爲黨之正者得以掌其政令教治焉鄉有序其爲鄉遂大夫者皆得爲人之師表而發號施令無非教事之所敷焉而其原則始于太學大學則先于承師而問道是豫教之所本也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所

由也天下之所以久安長治而無動色之警也元良得而萬國貞理乃有固然者若夫教諭不早而直臣爲之進規釋奠有禮而羣工於焉作頌化導之機可不辨哉

策

圖書

自伏羲氏王天下河乃出圖遂因之畫八卦其後龜乃負書遂繼之叙九疇說者謂圖出于太古歷五世而洛書始興焉故易經數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意者圖爲是而書爲非乎自漢儒孔安國劉更生輩始條分其說而唐宋諸儒有以爲神道設教者有以爲其理不足信者朱子又謂二

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異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而不可輕議何也况圖之數終于地十疑有偶而無奇洛之數終于次九疑有奇而無偶易之數推于太極而乾坤之位乃定範之數敘以初一而五行之體已彰得無疑其異理乎究之匪異也圖終于十非有偶而無奇也洛終于九非有奇而無偶也蓋圖以奇爲體而用則存乎偶書以偶爲體而用則存夫奇一陰一陽之謂道至于生生而不窮若夫由易有太極之名此孔子之言義文未嘗言也今觀河圖之虛中而得太極之體焉至于洛書之虛中則亦猶之太極也况易之全數五十有五而書之五行五事也八政五紀也皇極一而

三德三稽疑七而庶徵十也福與極而十一也合之亦五十有五也故說者謂書即圖而圖即書則先後之異數不必疑而奇偶之異量不必泥顧用之者何如耳吾謂用圖者其始于乾乎得乎乾之爲元亨爲利貞而因之不息焉則全文可
以具舉矣用書者其本于皇極乎得乎極之所以爲皇建爲敷錫而遵之以不失焉則成數可以畢該矣反象以歸于理而理非虛跡反數以窮夫理而數非末術由一身以達天下貫古今雖云變化之莫測所以神而明之者豈非存乎其人哉

參崑

或云崑宿類夫河漢于分野爲益州今河內上黨雲中其地也向之三度而縮者今且一度而虧矣愚謂經星分篇平九野崑有虧而不聞河內上黨雲中之地有虧也因私測其所由蓋參崑皆西方白虎之宿于象爲金戈主斬伐故黃帝以參應七將軍今宇內劍戟相撞者數十年頭顱斷落于荒野支節判解于重巖仰觀參位明潤踰于數倍大肩既吐其角芒左足漸入于玉井中央三伐燄燄爭爍則崑度之狹決非崑度之狹也必參宿凌越其常分失之于太濶則此遂覺其狹耳志此以備愚者之一得

表

擬釋奠

有道開天聆鐸聲而憶響無爲應世睹廟貌而思虔禮頗增
于一牢駕攸煩于萬乘鳳德雖衰龍駟勿替臣等竊惟庠分
上下二帝之禮秩依然序列東西三王之規制如在安六俗
于司徒惟敦教化繫九兩于太宰厥重師儒所以漢章登闕
里之堂肯大會其男子唐宗下含靈之詔嘆未有于生人漸
此佻達風高澤宮恒鞠爲茂草於焉威儀日陂泮址誰從爲
采芻遂使鴻都末學多引匪人兼之異姓小侯偏崇外戚未
有如今茲蓋伏遇乃文乃武不勉不思天亶既縱其聰明人
稱允作爲元后區區鳧繹東蒙猶致家丘之誚何況龍飛南
面安識素王之尊乃猶聖不自聖願親身以先匹夫因之恭
益滋恭甘枉駕以謁宣父仗設黃旄見四科十哲之咸聳儀
陳清道信五經六藝之知歸講尚書無逸之篇賜茶以待嫺
大昕視學之事擊鼓而徵隆哉重道之規至矣尊儒之念臣
等詩書無聞博約難誘佩一言終身仍慚端木讀半部論語
尚愧韓王幸值聖神之代欣逢酌獻之風伏願大哉冠乎古
今遠矣賢於堯舜觀曲阜之禮器搜蟲書鳥篆於孔壁之中
靖泗水之波瀾獲山經海誌于禹鼎之上從此配天光宅揭
聖道于方升代照繼離頌皇猷于允塞矣

擬耕籍

卯詔祈農美靈心于陽澤寅賓秩畝肅盛事於芳阡聽候鴈
而載青旂喜溢東郊之色駕蒼龍而治錦籍榮添西苑之春
上下交營井疆胥慶竊惟八政之需曰食九職之任惟民食
既爲民之天則服勤宜力帝既作民之主則董率宜先所以
晨正農祥睿慮每周于綠野土膏覲動皇心用戒于朱紘商
高宗之於稼穡無不備悉其艱難周成王之於農耕莫不自
致其咨茹迨姬宣惰于畝之勞而後號公進諫漢文缺三推
之義遂使賈生上書賜三輔於嘉種僅屬虛文報九穀以生
成非徵實效未有如今茲蓋伏遇德惟恭已政在養人從岐
嶷以參天工勲覃后稷因耒耜以布人紀智擅神農每念助
法之常修遂及私雨式顧內地之宜墾預有公田乃令甸師
而清畿更勅野廬以掃路獻稔種之玉粒敢煩后妃撰播殖
之金科兼趨里宰或三推或五推或九推公侯卿大夫旋待
庶民以終畝曰萬及曰億及曰秭及稻黍稷麥菽爰暨小人
以知休聿見五輅鳴鑿草竊地竊如何敢九旌揚旆得陰得
陽以咸生臣等冬耕無益夏畦徒勞莫辨蘆菘于中田誰理
疆明于下隲忍饑而待難酬紙上空餐量粟而春期飽天
邊之美祿伏願神行下里不戀綺羅之筵恩被方州偏照流
亡之屋從此潤葉津條晝酣霽雨披雲滌霧夜見犁星則福
應並盛將茂金芝于九莖嘉瑞長臻并產木禾於六秀矣

祝文

祀競渡廟三閭屈大夫

竊以滔滔湘水長向朝宗以北流澹澹楚雲每聽豐隆而南
捲惟風物之鉅麗致文采以適皇才擅靈修忠彰義憤伏惟
瞥然誕降姊歸鄉卓爾含英巫岫陽陸離四照匹鸞凰春風
颺拂蕙蘭香景昭國族序三邦職修事舉表賢良三后精純
挹衆芳胡繩繩亢貞剛芟荷衣曳芙蓉裳上官同列舌如
銜憂愁放逐別君王九歌九辨發哀傷充耳衰如淚浪浪緜
馬閭風奚所將垂涕翻然解佩纓霏霏椒萑墮寒江水邊捐
玦彭咸雙白蘋肆望渺中央東君河伯迓龍堂星旆雲旗五

色章俯視讒姦蘇糞壤招來幽魄羅幃張露雞肥腓拒救嘗

凍飲寒羞飛羽觴願君歸宴綺筵旁

騷體可追韓蘇
荔丹歌傳識

祀劉坊伍相文

竊以天經地誼純孝感盪於羣心靖難匡邦貞忠素篤於冥
姻倘父仇而不報龍劍空彈縱君道之弗終鴟皮甘載恭惟
兩間正氣百代英風痛為虺而為蛇辨鑑人與鑑水慨自艾
陵之幸捷究爾蒿刈以無功信稽郢之行成我師不戒委華
登於簡服敵國聞謀莫莫天高播弄股掌之上炎炎日長誤
信槃匱之供狐埋土而狐捐浪市美言獸駭矢而獸奔終淪
敗執圭有命兮圭有命誰是昏王蘆中人兮蘆中人豈非窮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八
士因風爭向感代馬之寒嘶同病相憐望驚鳥以翔集負拔
舒勝越之大烈葉入卸滅徐之魏勳刷影東吳悲搖搖之櫛
葉枝洩西浙憐夜夜之濤聲伏望劍池未冷願駕素車以長
臨夫椒莫忘幸乘白馬而飛渡

虎溪漁叟集卷之十八

臨川劉命清穆叔甫著

賦

婺婦賦

吳姬待年衛妯方笄君家趙北妾住淮西照珠簾而婉變步
繡閣而旖旎泛明綵於珍佩歛翠黛於修眉既花晨而莫鴈
遂合歡而入幃飾流蘇之寶帳醉叵羅之金卮約信誓於旦
且永白首以相宜歲復年兮代謝忘四方以奚家始辭妾於
中間旋鳴鏑於風沙立轅門而耿介血尸逐而豪誇天子策
勲功數麟閣羽剪大如錦袍炫若門間鐵戟肘前金雀侯封

博望威連虎落筇笻絳灌偏裨衛霍夜雨催花春風看博金
屋添衣歌臺更酌牙檣泛流鵝笙促坐月榭烟波井欄芍藥
麗藻駢羅珠象雜錯謂綢繆於歡遂詎倏忽而中離峰摧嶽
半月墜河低鑠蕙滅影飄雪沉沉紅褪香散白楊絮飛露襟
雨滴寒骨消肌王經哭而難赦溫序死而不歸棄高臺之琴
瑟慘幽室之流黃掩麒麟之綉帶蒙珠網於瑤筐咲山雞之
獨舞淚鶴鴈而哀涼分鸞驚兮鍛羽別鶴怨兮單翔芳花媚
兮誰覩玉簫冰兮誰雙皎月明兮獨照金缸凝兮夜長鬢婢
盈列錦勝成行空嗟絃斷枉惜分香爲雨巫岫卷衣秦床感
佻側于弦望滋潛蠹于帷房譬玉嬙其已嫁餘青塚以茫茫
似文姬兮遠適徒悲憤而浪浪羣申申而詈予奚寂寂于空
閨顧予心其脩姱兮終不渝乎初期思先君而情勗撫弱息
而聲歛寧錚錚而可碎敢庸庸而自韋縱河清之難俟矢貞
心於莫違雖絕脰而不視更束腹而堪饑步少原之荒坂思
痛切於簪者洗盆瓶於竈下恤緯衽於宗姬文母績而延季
姜氏泣而歸齊比截耳之令女亦斷腕如凝妻嘔血以號紀
慎正色而罵喬晞感惠風之梗概凜道韞之嚴辭張報怨於
強寇荀釋急于重圍貞蕤自秀勁幹方垂母邇霧露母指竦
霓望青樓而却步見冶容而遄飛拂塵鏡而朝淚倚角枕以
宵啼守平平之故劍戒翻翻之易碁待壯夫之有後終奮翼

于澗池金輿翠翟之玩魚龍爵馬之規滴博山前之纁黃雲
路上之碑反甲乙之第宅建戊己之旄旗歌鐘食邑秩進封
移將軍既貴捲土來歟問吾家之老婦亦欣欣以舍飴

火眼賦

恭承眸子瞭矣雙瞳淘埃洗障推霧出濛憑高眺遠秀外惠
中謂吳門之可登亦姑衍之能及胡勾漏之丹砂漬山叟之
兩睫類櫻桃之色妍帶胭脂而雨濕不涕奚澆無憂曷泣汚
紅粉之羅巾漲青衫之素褶頰朝緘而暮高勝駝峰之腫集
望連山如無樹瞻斷岬而若移目重輪兮非瑞天高朗兮蔽
齷然關山之月黑帳驛路已雲迷秋毫大於馬體蠅翼等干

鵬飛遙揣黃白浪意高低長夜不旦曉色誰窺終混混而沌
沌亦仙仙而哢哢目兩赤兮已搆腰重黃兮孰幾俛首徒噎
沚毒奚支時有魚鳧主人告予曰此鬱疾也陽蒸於內閉而
莫泄陰翳於外蝕而愈癩晦晦徂暑纏綿迨秋靜息調神稜
氣潛收沃以流水矚微覲幽予佩嘉言惜別星周厥劑雖良
曷其滋休

虎溪秋匏賦

虎溪南園孤匏圓綴霜降木凋偏其沃若對客詰旨
遂費敷陳

欽異植之表美兮燦列宿而耀奇跨離珠以揚彩兮挹天津

而下之值春陽之載暄兮種玉犀于疎籬漸油油而浥露兮
信蒙茂于樛枝飲天和而致飲食地澤以能肥建始園中花
隨繞色萬石亭內翠綠紛猗綠根抱末結實垂垂鵠卵鉅似
藿蠟渺如遙瓠突碩邇潛滋彭亨夕漲毳綉朝披詎弱蒂
之易搖弗并保其離離方斯時也猛颺作傾澍過蜂螫嗜虻
蟻瘥剝落殆盡龜巖獨存葉布秋而尚密藤蔽架而恒勻將
掇摘而挂穩甫嗅味而苦噴遊客問曰虺蝨蠹籠今古攸譏
此物無用且焉置之主人道爾弗覩所然顧盼生重布護攸
憐繫以苞桑糾以藟纏式因所憑以全其天居于何有蔭于
無然殆夫冷露方滴嚴霜乍零金谷沍凍華地早冰瓢液中

枯乾蘚外呈施

去聲

老芳蘿器堅繫瓶呂梁灘險廣陵濤興嗟

衝波之無渡馴黿鼉而未梁悲狐汜于未濟痛濡尾其徬徨
載枵然之五石憑流泛于蒼茫等濟川而齊軌優作楫以誰
量况復明堂旦開茅廟夕啟格神人於上下集萋苴於皇邸
太師撫絃協律操管夔倫審音牙曠登選簫鼓既和笙鏞以
間八音繁會缺一斯慢乃構河汾昭茲名寶刻中而列篠孤
剖端而萌吹萬徹蘭臺而愔愔撼玉戶而曼曼儀鸞鷲以辟
般佐魚龍而行爛日云暮矣寡君綏矣載立停眄哢啾嚶吡
紆徐弗散斯真驚曲沃之懸竒豈僅擷江東之長蔓於是主
人酬客曰子知物之無用抑將以孰爲有用乎道彫俗訛貴

脆賤貞佳葩鮮糝雜卉恒珍夜光罕佩砮石惟親變化亡常
孰戚孰欣青黃倏壇消息獨夙有伏而翔或騫而湮丹砂待
蓄華角移薪龜蟻之衣陵鳥是因隱隱吟吟莫測其垠薄糝
迷瞳閭名所陳子知有用者之勝于無用抑知無用者之歸
于有用乎客顧啞然氣鬱神愕敬謝不敏慰茲匏落

宛在賦

坐橫木之半間兮對東沼之潏洋朝飛瀨以淫淫兮暮決驟
其泱泱攻戶櫺而浙瀝撼甍鏡其玳瑁泛洪流于靜祀淼巨
浸于回廊甫漂沓于琴几旋洞涓于匡牀侵石砌之苔蘚儼
萍浮而凝綠蕩書帶之蔓草等符藻以牽香細蟲饑而啼壁

譬水鳥之嘲啁蝸蜒怒而憑礎似龍蛇之偃翔微風起而仍
波輕杖搏而能揚走兒童之聒聒削木梯而操航疑漁火之
乍爍乃燄燄之宵行感櫪馬之頻嘶欲涉坎而騰驤下薄帷
而搜帙嗟莓痕以浥傷倚亢床而煮茗靚烟水之蒼茫魚將
遊而近金鱸不銜而來堂抗泥淖而沒脛乘輜櫓而循牆習
昆明而可戰戲潑寒而成狂既寢濕而非處豈鱗然之可方
予胡爲其汨汨兮匪溯秦川之曲采兼葭之蒼蒼詎伊人之
弗迪而宛然在此中央予將撤棟榱而爲簞兮續絢索以代
戩擊薨椽而事楫兮卦扉蓍以成篷汎流光以上下兮駕驚
濤之湧洶沂黃河而窮源兮捫崑崙之層峰覽江滌之浩瀚

兮空岷峨而上從歷遙海之荒寂兮探幽島之奇蹤鮫人出
 而獻琛兮神鰲俯而歛容盤紛紛其鬱悒兮屢挺權而未已
 駕長虹以為梁兮浴咸池之碧沚斫扶桑之遠條兮構靈槎
 之一輦天雞叫號而不可弋羈兮將與縱纜乎牛津迓黃姑
 與織女摘羣星于碧落兮納二九于懷裏飲沆瀣之潔冷兮
 濯銀漢以容與瞰齊氓之雲擾兮倏散蠖而聚蟻問仙艇其
 誰同兮予有道兮友為李李仲美撫斯景之良難兮敬陳其
 終始

乙未春偕黃州門人蕭爰止及亨兒卜齋會城之東
 湖上浹旬驟雨几席俱浮聯館李仲美兄索賦此篇

亦以志一時淫潦之苦也

英巨山中紅葉賦

染就三秋面面勻纔扶絳女下彤雲仙人嶺上芙蓉帳碧玉
 筥中石榴裙臨水綵鸞飛未起自憐自舞還自喜翩然矯翼
 向寒關零零星火夜流丹黃花應減艷露籜幾推顏霜中雨
 後頗相見柿下楓前第幾班記得桃花策馬路金鞭繹絡懽
 無數如今照野動騶嘶千山萬山仍故故才人莫賦白蓮亭
 好鳥休啼烏柏樹月下曾聞吹去聲紫簫燈前又見飛紅雨何
 處交河萬里情不堪幾葉到離亭凝烟墜霧紛紛下朝隨龍
 首暮太華丈夫有恨在天涯血浹溼溼同爾瀉

就亭賦

有閣山之別墅蔭窈窕之垂檐寓草堂而擷最探宛委以通
淹攬在華之風竹更憂秀而陰添孰渭川之涓涓寧庾園之
尖尖但寄懷于蔥蒨甫游意而中伙忽緣階祀漸歷西軒任
步拾級有亭翼然廣不尋丈制並茅椽獻奇表美百態孌娟
眇遙峰而色阜瞰秀壁以澄鮮緬羽人之絳節擁丹霞于倥
佺金堂誰闢玉戶誰延仙芝乍長雲竇滃然晴嵐若滴澗瀑
常懸雖隱見于露靄實聳峙于綺筵結遐想于物外幾汗漫
而忘言若乃邇倚堞雉俯迫隍趾金川滙而泠泠蕭水注而
瀾瀾勢若抱而疑奔湍欲逝而旋汜羗訇濫以揚波亦渾渟
而環詭飛帆落影以浮杯檣烏刷翅于橫几戩竿擊榜歌起
挹回風譁絳纜鏗鏗呖呖溢乎鳥履別有野寺鐘寒罟師櫂
艤荷畚平疇爭米晏市出入交加誰知頓委泊歛息而反觀
忽矯首而遐矚旦扶桑而采暎夕咸池而光胸倚蒼茫而帶
碧絢原野而凝綠按銀浦之流雲捫玉繩而在握控五嶺之
蠻烟悵三江之禹桡乍戲鴻之颺霄歛文螭之走陸遠樹散
其繁葩修竹叢其樸檝紛窈糾以候顏咸芋眠而麗目信可
以蕩累頤物娛衷散願者矣然其始也久蔽虧而未舒勤使
締構迨革言而已三始繚薨而飾斃事無意于謀新力
不勞而迸陋乘倥忽之暫休將陶寫于邂逅或斟醴以焚枯

或命儔而嘯舊棲苞鳳于青桐與鷓鴣而並轉時刻燭以分
吟并引商而獨奏以視夫邠水有賞心之建河南有婆娑之
名創臨臯而跨澁侈垂虹以披荆喧囂雜遝匪暢幽情詎若
蕭散之托淡泊之營哉當其雨荔爭鳴風翔時下則子美之
滄浪也新條漸柔佳卉欲蘩則端明之集芳也明月入琴新
篁盈塢則又輞川之臨湖也况憑闥而暫佇蔓沙草于荒洲
南滁乏豐樂之勝白蘋鮮漢公之遊值風期之凋察每撫物
而先憂濟凡民以匍匐酌淺深與泳游則茲亭之取義也深
矣而豈僅登眺之是求蒙竊泥焉乃援昔辭而爲之歌曰清
江見底草堂在思渺渺兮予從邁冷風兮徐來開衿兮時對
彼薄湫隘爲不足居者而豈知縱覽于無外

捫蝨賦

峭嶮之沫鮪息而生層構之墉草附而萌因星誕鷓感水成
鴛橐籥無因乘化則然晞沐朝陽解衣磅礴騰緣上下燥癢
方作神女難搔俞跗莫藥始細蟻之蟄蟄旋蔓滋而橫踔藉
垢膩以成形掉繭絮以爲脚汲黃龍以治癢頌阿房而縱樂
始入李虬之夢終作金子之惡應北陸而進首依坎體而盤
躩主人示客曰此物奚至其徒實繁潛被縫以代穴循肌體
而相殘吮一腔之熱血供厲吻之饕餐關茸驚乎宵寢鑽刺
逐于宴閤所以西京之士或烹肝而作賦三秦之傑亦揣摩

而談言巧夫貫于鳴鏑國子驅夫簞緣聚小子黃門之首弗
紀其數遊大人白練之禪莫識其年羗蕩剔以無依兮而除
奸可喻嗟介冑之偶育兮而贖武堪憐皤其腹駢其足則拂
相鬚而曾經御覽誑太宰而遂沮君前觸朝雲之運瓜等蠕
動以俱盡信商君之紀政與五蠹而齊編負甕甕于下體亦
瀟瀟于刑綆幾同情于子羽詎君孝而平然纍纍乎結產龍
池之壁軒軒乎高偃曼翁之軒其猾如蚤其害若蜾亟下昭
侯之捕莫畏江令之綿雖龍圖之驕養誰爲爾耐任律師之
殺撲孰從爾援但剪惡之務靖豈斯類之能延比以南山之
勁櫛澆以麗麓之溫泉湯浴既具泣吊漣漣客聞之曰子何

期之狹也從來以小視大者不盡以大視小者不明自吾與
子一受其形于天地惟能不物于物而後凡物有待焉既蟬
蛭之皆生豈蚍蟻之獨窄任鳥飛于蒼茫憑獸走于荒澤食
栢者縱其香處頭者聽其黑狗萬類于勿傷不愈悠悠而自
得也哉予佩斯言爽然若失果物理之難齊豈芟刈之可訖
惟潔已以預防斯遽然于大化者誰復叢爲予嫉

虎溪對菊賦

別處黃花祇一叢此中繁會更何窮黼黻文章爭雜錯方憑
拮据擬天工曾似天工好帶露披韶藻蜂翅驚兮五色雲蝶
徑迷兮三曲島對鶴翎之翩躚見鴛錦之相抱戲玉毳而成

園棲金雀而若嫺別縮白疊之羅還舒紫骨之朶比海雲而
競妍映水蓮而並暴艷紅霞之熒熒笑金鈴之瑣瑣天與太
真之各地占鄧州之顛其餘敷藥結幹傲冷凝霜根移北苑
露飲南陽或秀荒隴或燦紅墻藉藉星鋪曷其有常况夫木
葉落而心悲寒花吐而色喜或倏悴而倏榮感物態兮蓁蓁
今年看菊到山家科徭楚楚亂于麻惟有寂寥陶令圃偏向
閩中服九華

靈谷醉月樓賦

并序

夫山雲觸石結細響于鳴絃黃槁驚涼應商飈而舞
籟况景物冥會音籟徐通者乎同人天則子樓志陶

居賦詩飲酒籬菊分葩色媚于杳岫山鷄鳩鵲不樊
而翔集顧而樂之惟登覽之勝希焉乃闢後塾繚以
高薨樓成而名醉月靈谷在抱而俯瞰脩靈諸峰環
列而若螺若髻每朝嵐凝合則烟樹霏其英夕霽流
輝則星月皎其貌斯幽人之別致也乃命予賦其事
豈知太冲有構非假皇甫之靈士季多奇寧藉嗣宗
之論况予與子沉迷醉夢不忍獨醒第當廣謀麴蘖
登斯樓也則銜盃邀侶帶影徘徊毋令明月獨舉可
耳何暇登長沙之堂而入文園之室乎顧乃強之賦

曰

旬櫟林之筏蔽兮紛煩挈而徑尋翳靈山以擷秀兮鬱崎嶇
而簪釜分五嶽于地軸耀三神于海潯司徒陟巘而考禮公
侯披榛而覓陰爰開甲第遂建名家珥華貂于帝里屏翠幃
于狹斜還玉關之都護競松林之鼓笳泊平時移光靈未歇
士服舊氏人歌全節駕焚楣而虹縈起井榦而雲列曝紅暎
而著書掃殘霞而弄月臥元龍于淮海招越石于澣渤掛菟
腹於扶光浴東沼而甫出聽朐眊于三五憑肱魄于初末暨
重樓而搔首倒玉缸以洗鬱攜元暉之新囊摻休文之舊律
既得句而人驚肯遊思而自悅羗予情其失俗兮等窮途之
落碌畏凌雲之裊裊怯冰臺之蠢蠢冷鳩鵲于荒烟泣鴛鴦

於寒墅複道頽兮長樂空萬歲零兮流澌渡詠江陵而鞞吟
戲銅臺而罷呼唏平乘于桓翁嗤委運于袁虎獨登斯而慷
慨照百尺而神怡濯羅浮之暮色湛緱山之素輝流花月于
春沼滌塵暖于娥池影參差于瑤樹光歷亂于金枝爾乃碧
海夜靜洞庭未波深谷旋其杓斗玉宇瀉乎長河爾酒既旨
爾殺既多翻羅裙而色污引輕調于陽阿醕溶溶之桃李飲
瀝瀝之芰荷啜流霞于桂馥噏露英于寒蘿俯微躬其藐藐
獨翔身而高哦酌沆瀣而助醕排闥闔而增醕白鶴馴其欲
舞孤猿嘯而來過優游卒歲樂且如何於是爲之歌曰世何
樓而無月兮樓何月而不明月斟人而恒醉兮人酌月而常

醒明月幾時有濁酒聊共傾

青蠅賦

繫萬彙之芸生兮肖大小以成形各緣性而秉質兮期無忝
于舍靈膝或長而勿憾兮脛雖短而攸寧惟鸞鳳之至神兮
稟鶉火之真英羗負仁而揭義兮來遊君子之庭兼祥麟之
在郊兮由散種于歲星感視明而德修兮望西狩而垂精胡
梟獍之無良兮既噬父而餐母洎鳩鷦之伺夜兮更啖穀而
攫嬰斯固戾氣之所誕至于犢狡之稱最惜莫甚于糞蠅乘
東沼而騰聲者體有蒼蒼之色忍敗類而戕物者咸額廣而
身青是以書有景跡之號雅有醜扇之稱時結黨于旦市亦

引類于昏冥言其婪也若鴟鴞之不飾睹腐鼠而白嚇似螂
且之有戀甘朽帶而忘腥言其惡也染辱珩璠之寶聚集鼎
盤之珍揮塵尾而莫逐吮佳瓜而仍頻從何來而集此濫吊
客而匪應言其穢也鄙露蟬之高潔樂蟋蟀轉與爲鄰嗜遺矢
以代溇瀉飲溲溺而敵醪醇言其譖也舌交亂于四國足糾
絞于千繩枉貞良而緝緝仇素修而營營備罔極之變幻倚
簷棘而解懲疾勝凶鷗思擊黃鵠之翼細甚狼蟲慣噬仙鶴
之筋乘炎威之暫赫快呼羣以鼓翎忽金風之布冷漸肅霜
之沍凝或投溷窖以俱斃或隨煨燼而盡傾較蜉蝣而更從
等蟻蠊而還輕曾視息之幾何時乃竟受其天刑嗚呼險矣

哉毒矣哉彼么麼猶若此况卓然特立于世者寧免不幸之
遭逢鬼彈橫落于紙上貝錦潑寫于胸中飛草陰以害太尉
投魘密以陷狄翁雖作歌以極汝柰反側其安窮近聞積陰
惡者多被震霆殛死倘報報其必反吾以訴諸雷公

虎溪二塾賦

彭城以南卯金之祠士服舊德攬延二師登堂元旦解職歲
除貲俸所入不濟鹽蔬東塾先生謂予西塾先生曰微予有
言子幾億矣子幼典學長噪時名宜騁皇路敷音揚歷上京胡
焉汨汨伏驥無微牛衣時泣魚服鮮懲兒童饑色妻女寒聲
塵垢滿爪悲憤填膺破褐短布傲睨貴人微予有言子幾億

矣西塾先生曰咄嗟子言幾誣徒也子不見夫沼渚之魚乎
方依藻荇即調酸醎其所藏者薄也若乃縱意滄海出游漠
淖舒首尾奮翼鱗芳餌不嗜從容如此雖十牯之投豈能鈎
索而致哉今吾與子逍遙水澤晦善藏聲摩土以代食訓侶
以給饗可矣必欲糜好爵列朝榮雖欣志概之攸遂猶恐樵
悴之或隨即欲揭貲俸貿鹽蔬豈可得哉東塾先生瞿然始
覺曰旨哉子言宜賦其事西塾先生遂搦管以待曰粵虎溪
之東注兮環流水以漭泱擅靈奇於天表扮萃雋又於玉堂
堂名東塾且開童齡載道旅進續紛小子有造經明三字詩
帶玉富千家顛倒天吳小大謳啞西塾晨起襟連壁列諸子圖徽

肆成有德兩藝完缺百家闡明微言剖析或臥或聽分司異
尚同志惟興敦學明倫首孝弟也敦詩說禮崇術業也驅夏
役楚收威罰也於焉薄馬融卑杜醇鄙王通抗胡瑗仰貌前
賢接迹杏壇牛疾旋瘳回壽惟百賜富堪宰由勇貫革求將
左師偃聞南國施以六尺之杖被以七倫之式歌焱氏之遺
風述桃夭之利澤矍圃射儀檀下禮則梁木常陰泰山不拆
斯云大業實惟至德賦畢東塾先生嵇唇而笑隱几默默西
塾先生懼曰視子寂緘豈予有遺行與抑追聖繼賢言大而
信誇歎夫士各有志何多讓也於是東塾先生瞪目而顧西
塾先生曰唯唯否否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樓下賦

崇禎辛巳春
遇襄變作

粵重光之獻歲兮駕予航以楚遊泛蠡湖之恬波兮歷柴桑
之環洲望大別之萃律兮溯潛漢之湍流拜安陸之原寢兮
界峴首而艤舟過張公之遺祠兮東之恫五王之舊謀弔習
池之歌吹兮樂山簡之未休旋寓賓於襄陽兮恣憑矚於遙
鄉注八君於儀想兮悵二德其茫茫俯白沙而瞻眺兮兼縱
睇于魚梁時歲凶而游饑兮猶冀獲于安康忽大盜之潛釁
兮遶夷陵之橫岡涉千里而窺郡兮棄荆門而不嘗并日夜
以約謀兮頓伏發而烟揚倚墻垣而枕顛兮溢川渚而流腸
悵賢王之濺血兮主人雉經而悲涼灘倏踰于白鶴兮禍復

中於樊疆痛焚戮以蔽天兮予安卜其死亡從長門而出郭
兮過仲宣之樓傷踏積尸其汨沒兮見賊貌之鴟張覓鄉舟
而托宿兮夾兩岬之矛鎗徐偷纜而下瀨兮望鹿門以昂昂
依孟公而托宿兮得脫險於刃鏑朝嘘吸于風霧兮夜暴露
于零霜王侍中之在首兮亦離逃於山陽踐灞陵之古道兮
乃矯首而南翔雖寄慨于昭丘兮猶寫意於清漳登高樓而
四望兮尚消憂于徬徨羌吾生之不辰兮遽逆遇於陽九溯
樓上之顯敞兮痛樓下之奔走世未衰于炎祚兮身等斃于
殷姜依荊州而失羣兮投隆中而無偶意中原之長治兮將
淪喪于敝帚誰秉鉞于巖封兮聽神州其棘莠凋壯顏之就
瘁兮憤雄心之掣肘願借劍於上方兮將殄殘而誅醜裂蚩
尤於三塚兮磔天吳之九首逐流離于耕桑兮醜君父以牛
酒哀杞根之乏噐兮空嗷嗷于予口已焉哉天降喪兮不忍
言人愁絕兮欲問天何處繁華即青草每芊芊

仲宣樓荊州襄陽並建其於陶牧昭丘長州曲阻論
之詳矣故今楚誌斷以襄陽爲劉景升所治駐宜城
而討諸叛據漢川以臨中土幾十五年繁寔久於慕
下今固未遑辨也但即予倉忙脫死之狀前賦於漢
川而失之追而補此使後之悲予者甚於悲仲宣之
所遭也

酒賦

噫吁阿瞞如鬼獨酒禁之爲嚴北海真仙偏樽空之足懼是
則縱酒者壯夫之豪舉節筭者險情之細矜予寒抱甕飲勝
巨瓢九州麴漬八藪薪燒缺舌不問長蘇萼綠華之仙人久
離榻下種花已閤司馬紅綃曲之善部遂遠梢頭胸淤塵垢
恒滿數斛膺填悵悒奚啻充厥挽春江以莫浣決黃河而難
淘洗胃無灰剗腸乏刀形神贖贖銷刻肌膏沃以屠蘇佐以
蟹螯歌殘正氣讀罷離騷素瓷方啟綠醕常滂醉天上之靈
乳啜人間之玉醪形開神復真氣陶陶幅中野嘯聲振林臯
一代頑隱以遊以遨登棧車而或墮倒玉山而能擎几設常
倚爵飲恒盈浮白助醕酌醴解醒相歡也或相泣自吊也亦
自傾理亂不識得喪不櫻年壽有盡榮樂徒爭何如一卮了
此生平於是濁醪愈引青漭頻營舖餽弄月擁毬高雲淋漓
金盃狼藉琴樽修我家牒追伯倫爲從祖將予族禮序公榮
爲旁昆諸君作監邊幅矜存怒予沉滴裂背友唇張目薄視
抵攬予禪予將出掌酒泉感三株之瑞草歸殯陶土化千菊
之釀盆

初秋賦

三伏將末職謝炎官二氣潛吹令舍辛味未驚搖落先傳怨
女砧聲方厭汶漻偏蘸愁人筆底遂賦曰新爽來於宵榻兮

晴曝見乎朝暎雲峰飛而掃淡鶉嘴啄而西屯天高高其碧
 色月皎皎兮淨塵風拂戶而始冷雨滴幌而漸頻遙山傳其
 若翠潭水綠而無波紅稻登壠白露流柯梧桐解葉蓮的藏
 荷桂含藥而秀密梨翻谷而婆娑砌蟲吟兮響細樹蟬噪兮
 聲淒舞庭中之夜鶴鳴野外之少雞鴈傳書而尚杳燕辭主
 而還稽搖輕盈之小蓬衣霧縠之單衣晚步南畝晝偃北窓
 攝以靜致納彼微涼有客叩門樵青候之折我園蔬傳以磁
 卮步兵導飲中散彈棋少陵獻賦青蓮咏詩谷似盤谷溪類
 愚溪豆棚棲息葡架追隨高論陰古悶忘是非不知忌諱竟
 昧時宜坐移偶散傾榼掩扉形神兀兀軒斲垂垂侶麋狝鴈

保此知希

聽蟬賦

鳴蜩抱樹亟見霜華歸鴈銜蘆方驚寒食甚矣細大之原油
 然應感之役也爾乃春陽謝朱明升芳莛榮而啼鳥夜宇靜
 而流螢田螟降痒已飛蝴蝶水蟲寫字忽點蜻蛉爰有蜩嘲
 唱徹炎天小者名蜚大則云蟬棲玉樹而高翔飲沆瀣而潔
 鮮妝鬢明于素女危冠表乎朝賢當夫筵開亭午笛動朱唇
 摘荷花而催鼓染石榴以成裙繚繞觸緒彷彿微聞致足樂
 也或渭川千畝行徑蒼涼槐影一陰靜息無暑發新響於繁
 枝迎幽人於遠圃神理相導悅情斯舉矣若乃登高望別臨

水送歸四嶺松楸時傳逸籟隔岬楊柳忽播清淒譬宮商之
無累復何能以暫離未免有情難遣此矣又况榆葉隱而諫
楚斑絲織而悲潘愁心引於西陸羈思動乎南冠也哉聲音
之道感人深矣蛙園數部依然鼓吹帝江一聲宛如笙磬予
泥首苔館似夏蟲難以語冰孤憤塵埃宜秩蟬默以效靜第
天懷縱發即所感而遂通寧神不櫻凡有聞而必應故於是
聲也既鼓翅以長鳴願携酒而往聽

楓落吳江冷賦

限本題韻
寓金陵作

慨物理之潛禪鼓萌兆於幽宮或暄華而俱蕩或紀次而並
窮識天陰于瓶凍悟律改于條楓唐莫解而節易周梧下而

秋逢嘆白楊之早瘁奚黃草而長豐荃有香而必委椒雖烈
而難容洞庭辭其木葉漢潭欵其緒風是以南陵之俗雖有
藉于梅冶比固之嶺恒懼推夫蘭叢爾乃泛予航于中流值
吳會之蕭索望碧江其若帶翻洶浪以如帛乍命駕于徐庾
旋嘯侶于嚴樂歷廣陵而淼溟盼震澤其齋漠時舒節以浩
歌並臨津而灑酌渚回颺而振蓬岬驚沙而駭籜顧萬樹之
青楓羣交枝而橫錯曾鬱葱之幾何忽變容而標落掩斜照
以離奇流鮮霞而灼爍縈迴蘋磯翔紆丹壑染萬斛之臙脂
搖千濤以紅萼映江妃之珮環媚神女于灑浴於是朔風響
籟栗烈寒呼颺颺地肺震撼天吳五陵之露漸結三河之冰

已鋪盼寒雲而夜沍憶蜀雪其朝濡况夫綠影澄楫浩瀚滄
江浸陽炎而無暑詎凝凌而弗涼檣烏歸而羽息荻鴈叫而
聲降漁人縮首于秋浦俠賈歛臂于櫓艘塊周遊而弗樂兮
慘寒慄之迫景顧揚帆而上泝兮迢吳頭之舊境入既瀕之
彭蠡兮緬豫章之森挺孕七載之芽蘖兮竅百圍以號猛布
葦崖而葉密盤沃壤而根鞏貞時遇而不彫匪風霜之易青
人憩其陰地載以永樹無時而不榮士無行而不整薦憑陵
而英英具修懷而耿耿戶添春柳之垂野秀冬青之影豈江
波之墜槁堪齊勢而延領嗟夫天不爲惡寒而輟冬又何能
即燠而辭冷惟代謝之無常發至人之深省公子徒感於琴
音落葉自候夫風隕何二偶之相非雨土笑夫斷梗予終稅
止於樟林兮蔭蒼雋兮百頃任江楓湛湛而聳謂兮曰斯箕
踞而寤言者將棄義而亡等

受業門人李伍漢訂

世通家小姪揭貞傳較

男同慶孫賓和敬輯
同延賓孝
同占賓友

虎溪劉穆叔先生行狀

壬戌夏四月己丑前四日乙酉吾師虎溪先生棄弟子捐館舍不肖漢與諸嗣子侍易篋奉遺戒治喪具祔斂不敢違其訓諸賢嗣擗踊震悼浣滌涕洟將編次先生之文集若干卷以傳於世而先生之行實不可無述也行且彙次先生之嘉言懿行以求

當世立言之君子採擇而賜之銘嗚呼先生著述富五車道德追三古節義永千秋抱璞以終懷寶不試而今已矣不可復作矣不肖漢憶自癸巳受業於先生之門執經問難者若而年追隨杖履者若而年把酒臨風感時弔古者若而年先

生隨在指示。罔不精切。漢也不能尊所聞而行所知。而徒悠
謬漫行。以至於今。莫予仰。莫予放也。嗚呼。其尚能執筆以識
先生之年譜耶。且先生具經濟之宏才。抱匡時之雅志。初非
泉石閤人也。而未嘗一日見用於天下。迺一抒其壯懷於詩
酒文字間。此豈先生之素願也哉。而漢也。欲以柔翰彰其潛
行。發其幽光。曷有當歟。雖然。自古賢人君子。固多有以無用
爲用者矣。寧俟乘權柄勢而後見耶。則先生其人也。

先生劉姓。諱命。清穆叔。其字但月仙。其別號也。其先有宋狀
元淳麥先生之同懷弟曰宣公。世居金谿之玉田。婚于臨川
五都楊氏。數載乃自楊遷於虎溪。因世爲虎溪里人。虎溪爲

臨右族。世有傳人。曾祖諱蘭。中明經。選授縣未赴。祖諱有興。
邑乘篤行傳。稱承顏先生者也。父諱毓祥。號衷孺。早補郡學
生。中萬曆癸卯乙榜。著有竹史集行世。郡乘載名賢傳。衷孺
公娶于徐氏。生丈夫子二人。而先生居長。賦性莊重。外樸而
中慧。不與羣兒同嬉。而能兼舉合塾羣兒書。在傳弗勤。師逸
功倍。髫齡考妣繼喪。哀毀踰節。諸長老欲旌異之。而伯父孺
唐公以大器期先生。雅不欲以謏聞動衆。亟止之。先生一依
於孺。唐公而能承其志。以遠大自期焉。初太常傅雲岑先生
與衷孺公昆季相友善。雲岑有弟早世。獨遺女姪。撫之不異
息如。遂以字先生。先生與雲岑仲嗣平叔相切磋。以世其家。

學故揭潛銘先生有臨川二叔之稱弱冠補弟子員前後受
知於督學雲怡蔡公龍友王公錫明陸公廣成侯公天門郭
公石渠吳公或評其文如飛珠濺玉或評其文如冰珠玉露
或稱其史筆類蔚宗微言擬輔嗣或稱其排宕縱橫龍躍虎
助或謂嶙峋詰曲不事雕琢而以自然爲奇備極揄揚稱引
不啻然而試於文衡則高才異等試於棘闈則遑遑目昧五
色者也用是不獲以其學治早見於天下而惟以友教後學
爲已任嘉邨李氏谿南王氏小株余氏稠源李氏金谿上莊
李氏皆甲申前設帳處也于時忠烈李公令穀城以舊學致
先生先生亦謂荆襄天下形勝之區陳同甫所爲惓惓者宋

國勢垂似今當求其形勢豪傑而採攬之入幕未及三月而
大盜屠穀城李公殉義先生以賓師不與難間關以歸則前
此之著述無一存焉者矣時諸同人徵文結社僅得館課於
生徒處以應社刻傳播吳越名雋交推先生文名雖日著先
生經濟偉抱實未一用也未幾而闖鋒北摧獻毒南螫安池
潰師神州且陸沉矣其州縣之幸而後敗者恃有守土能率
義以團練爲保障也郡伯陳公罷倅王公日以桑梓之保釐
致詢先生與同學游公黃公訓飭保甲推誠布公義宣勇集
不事鉤距而劇盜十許皆得而投畀河伯里閭爲之安寧迄
大亂後窮鄉僻壤稍得藉以安棲息避寇氛者咸謂諸君子

訓飭之所庇也。先生益用韜晦。戢景匿采。採薇山阿。披髮狂
嗷。長與世辭矣。乙酉以後。故老元臣。思綿鐘簴于一隅。而廣
羅英賢。以襄事。於是冢宰夏公。樞部揭公。銓部施公。交章引
薦。已奉俞旨。擢史館。徵赴行在。公知江河難挽。力辭簡命。喟
然嘆興曰。予以諸生。丁國難。一隱足謝君父。爾倘臨重任。則
必揚止水之波。染柴市之血。已寧敢苟全性命耶。於是屏跡
林泉。自號漁叟。誓為農夫。以沒世云。前後督學使者。猶欲按
籍而物色之。然而先生之名。可得而聞。貌不可得而親矣。其
所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則未嘗一息少懈也。復設
教於章門汝東。及近地諸處。最後黃岡蕭友。延館于會城。宣

城施愚山先生。延館于蕭江。因與高阮懷先生。伯璣陳子入

音高 門郭子相倡和。所著經史兩論詩文詞賦。有漁叟集。但月仙

集虎溪渺聞。填辭虎溪夢諸書。彙輯成帙。可高三尺。許家故

貧乏。不能梓行。向予宗石臺先生。官金陵。以書遠招。酌酒烹

鱸。頗致行贖。藉是結廬高臥矣。無何孺唐公有遺孤。陷

獄。先生悉捐金破產。以活之。其貧較舊。乃益甚。枕流漱石。澹

如也。益杜門著書。不復聞問。世事邇者。慈谿胡二齋先生。令

臨川。徵刻臨川文獻。補葺志書。得先生文于友人處。亟延禮

而商訂焉。先生遜謝歸山。迄未秉筆。始終固窮。而石隱也

此。然則先生真成其為泉石間人也。後之人欲于何而窺

見先生之德業也哉。放浪於山罅水壩之間，寄懷于詩情酒德之外，固其所矣。先生湛深經術，於古載籍無不考訂嚴核，不拘守訓，故而時出精意以評騭之，輒得古人微意之所存，爲文根據理要，不尚辭鋒，未許採春華而忘秋實者，輒讀也。諸經子史多所箋註，手自易稿，數四故其精神不究于行而究於文，間出其餘畫以興鄉閭水利，則坊庸以固以緒論，馴服頑暴，則邦隣以寧，小用之而小效，惜哉無位以行其道而斯人之不蒙其澤也。生平孝友自將，義命自守，人不敢干以私而未嘗以無私自揚，詔勇於爲義而未嘗見德色于人，也有弟質峻峭而先生性廣大，故歷七喪而友愛不衰。孺唐公有仲子衰老無後，先生終養之而能使之忘憂，其孤孫貧不能自立而先生婚配振救之，先生之學之有立也。以孺唐公故，其家計之中落也。亦以孺唐公故，而先生故樂焉。以爲乃今可告無憾而安吾故也。今壬戌元月發策，櫟著端策而入曰：命也夫。遂命嗣子治後事。二月二日前堂有鐘聲，寢時孫婦黃寢疾將革，矣先生曰：非此其兆也。吾其行矣。示疾數月而書卷不輟，日刪次舊稿，謂嗣子暨諸門弟子曰：無爲多存也。吾所三刪而手定者，他日其可梓也。勉之。而公弗復多言矣。至寒食時疾幾重，則命兒子輩舁籃輿，徧拜先墓，欣喜以歸。平素善飲，無算在疾，以酒代糜者，越月矣。至是亦謝絕。

行北
焉手書喪祭一遵古禮戒無作佛事自作輓奠詩文命幼兒
書之曰喪具稱家之有無稱貸而足者吾所不享也四月初
黃霧障天數日至八日早正衣冠而起曰掖我至正寢自晨
至夕無惰惰諸嗣子或請後事則曰不必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夜分而逝翼日即就殮遵遺命也漢時視含視斂先生
顏面如生較平時更加樂易焉自祭文所謂含咲歸寢者非
其驗歟生於前萬曆庚戌十月三日辰時距卒之日蓋年七
十有三配傅氏內德淵懋先生自著有黃霞君傳子八人同
立同偉同亨同慶同睿同寅同延同占女一孫男十人賓仁
賓聖賓義賓孝亨出賓中賓任慶出賓和延出賓友賓睦賓

恤占出孫女九人卜葬尚未得佳城將以十一月四日淺厝
于水竹居蓋少年讀書之所先生嘗云吾葬地當不出四橋
之內也諸嗣奉志唯謹將必求

仁人之言鏡之貞石而納之墓而漢也不敢以不敏辭謹循
歲月而識其畧以俟天下之知先生者庶有所撫拾焉謹狀
皇清康熙二十一年孟夏既望

媼門生李伍漢頓首百拜

虎溪劉穆叔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六年予令撫之臨川臨川于江右特稱人文之地人多篤行君子績學能文章劉君穆叔其魁也予至官有年初未見其人揭生貞傳恒言爲五經先生全孤高義輒感激流涕及再訪之衆又知其年已老常家居沉潛好著書不出見長吏予嘗讀史慕程嬰之風又嘗以事至南昌謁澹臺祠慕所謂非公不至者今君殆其人也乎君一日因子慕之頗誠乃詣予予爲設二席相對君幅巾深衣木然但有道義之氣酒數行所言經史雖不甚多及皆有真名士風味再三年予入官戶部隨治西倉不復時聞忽有以書至者則揭子貞傳

以李子漢之行狀告也。言君易簣時有遺命必得予誌銘。因記君年七十時予尚未握手乃爲立遣幣壽君。君書其後言山藪病癯何當過情之譽已命兒輩將來鐫石以代表誌使漁叟千年飛歸華表。喙啄爪批諷誦公德爾嗚呼君爲斯言已存於易簣之先矣。今揭子之請固予志也。按李子狀君劉姓諱命清字穆叔其先宋狀元淳叟先生之同懷弟宣公世居金谿玉田婚臨之五都楊氏後遷虎溪曾祖藺以明經授縣令未赴祖有典父毓祥萬曆癸卯鄉進士娶徐氏生君君生而性莊重外樸內朗髫時父母繼喪哀毀踰節動皆中禮諸長老莫不異之長與傅子占衡交且角古今文字蓋揭五

經先生所嘗稱爲臨川二叔者占衡字平叔爲古文靜深雅健君諸經子史箋註之外發爲論著故名相諷頌明季李自成亂幾無寧土郡守陳公數致君謀君偕同事豪傑游君日生飭保甲布條法尋得劇盜投死之河一郡乃安游君後成戊戌進士嘗自謂翰畧不及君云君嘗館於穀城令李公大覺李公署襄陽賊發攻城破之李公死焉君同其患難借其弟若子得尸火燼中以歸乙酉南中建國以揭公特疏所薦破例待君與平叔以史館君不應且報曰吾以諸生丁闖難一隱足報君父耳君既修身誠正博覽羣書歸極理學施愚山先生分守湖西講學白鷺洲至者千數以君主其事一時

學者尊而宗之。君素貧，李石臺先生視學江南，請君遊，爲謀其終老歸，則伯父孺唐君遺孤，陷獄不得出，悉捐以活之。其貧如前，嗣是益著述，不復出。君生平孝友，有弟性峻峭，君性廣，加以故，始終友愛，不棄。孺唐公有仲子老孤，爲之終養，并及其孤孫，之不立者，益君之德行文章俱已炳如，其事功之不得著，則時爲之已。傳君卒之年，元旦撰著得困之，某文曰：命也。令嗣子治後事，疾幾殆，監輿謁先墓，手書喪葬禮戒，無從佛事，先作輓詩奠文，若前知者。至四月八日，遂逝。君生萬曆庚戌十月三日，卒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八日，年七十有三。配傅氏，子八人，長同立，次同偉，俱早卒。次同亨，邑庠生，娶

謝氏，苦節，以夫早卒故也。次同慶，娶聶氏，次同睿，亦卒。次同寅，娶黃氏，次同延，尤孝友，娶徐氏，次同占，邑庠生，娶揭氏，乃五經揭萬年先生之孫女也。女一瀉，李生枚，俱早卒。孫男十人，孫女九人，一適庠生，傳道，匡剗股救父，同亨出也。銘曰：車之行也，以其載，不用其載，覆脫其輻刃之割也。以其種不以其利，覆俾其敝，有光黯然，薪盡亦傳人乎。文乎歸乎，其天欽。差監督通州大運西倉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慈谿年家弟胡亦堂二齋氏頓首拜撰。

崇仁有高隱劉孔仁先生，名壽祺，著述甚富，曾爲公立傳，言公爲揭五經先生之程嬰，叙事詳嗣刻。

虎溪先生集跋

先大夫常稱曰臨川有二叔。真吾勗敵也。蓋指
父執平叔穆叔。故於留都有特疏史館之薦。然
二叔皆未赴焉。穆叔則自乙酉辭餼歸農。著述
如林。每酣醉淋漓。登臨懷古。賦詩嘯歌。放浪於
溪漁。故晚年自號為虎溪漁叟。云憶先大夫常
贈叟詩。畧曰。鶴雲深帶虎溪紋。奕葉班荆古誼
分。蓋自其先衷孺公與先祖貞符公為莫逆交。



先大夫每述其古道遺言為之感激流涕追漁
叟而與先大夫志行相符雖朝野不同而見於
論史歌詩者似亦彷彿相同獨是先大夫遂志
辛卯以來破巢之下風雨凄其惟漁叟篤生芻
高誣研淚為文攜于野世兄擔隻雞尊酒而設
位哭祭如古人心喪焉至其慷慨全孤也不啻
如玉成之於李固嗚呼當斯時也魯公朱鳥如
意敲殘海內或不之慟哭西臺者而吾鄉則漁

叟偕印生游公尤事死如生風高千古天下士
君子聞其梗槩莫不擊節嘆賞以為虎溪漁叟
其不愧五經先生之程嬰乎嗚呼有德者必有
言夫叟既隱矣焉用文之顧叟敗絮自擁胸如
杜庫惟借詩酒自娛頗饒醉鄉雅度當其所憤
而漁說巾漉酒抗懷高尚五七言古風排律出
入萬卷縱橫恣肆皆有浩然之氣以貫乎其間
而序記雖僅存什一晚年已登八家之堂幾欲

效昌黎起衰。至於譚經論史。苦心闡幽。卓有獨見。不肯襲前人牙後。雖或翻案。居多於傳註存疑處。時欲向洛閩九峰。而仰質焉。然要之弗屑雷同附和。或公可見諒於昔賢。况其狂歌痛哭。往往見于論史中。自有可不朽者。而生平歸農二篇。差足以見志矣。且先後有施愚山李石臺鄭南泉諸先生。皆握手唱和有年。未嘗不服膺漁叟之臨溪。而漁殊有六一公風度也。向二齋

胡公緇衣雅好。已為叟作墓誌千載而下。當無虞其湮沒不彰者。顧叟家徒四壁。晚得仲子尚貞。世兄久客而歸。不感西河之變。而孝思顯揚。傾囊以成書。公自訂遺集。以八音字編號。而高足李君聖水為叟最知己。略加刪定。復搜逸增入什一。已詳于序中。傳生也。晚痛先大夫甲申從文謝遊。傳童年失怙。望門投止。未能仰體叟訓萬一。又未能效李變服齋。哀以報王成。今偕

掌交薰沐較字訖。因洒泣附跋如此。嗚呼死者
復生生者不愧其斐之謂乎。貞傳以竊願學焉
而愧未之逮也。語曰欲知其人則視其友。欲知
其文則視其行。顧天下後世讀漁叟遺書者先
求先大夫五經公死友高誼可也。至于叟之子
姪如子傳于占及掌交曾問半我輩咸孝友紹
聞堪稱墨莊而子傳尤為白着云

音

大清康熙己卯季春望後一日世通家小姪鶴
山棘人揭貞傳憲武氏頓首拜敬跋

虎溪先生遺集刻成書後

吾師虎溪先生詩文初集可高二尺許壬戌春先生稍抱微
癖卽痛自芟汰止存十帙餘俱投之灰燼諸嗣子謹錄其手
定者而藏之越十有四歲丙子出而命漢較訂卷帙以授梓
人漢何人哉龕疎鹵莽久矣茲復加之以朽腐昏曠何足以
定先生之文憶屬續前往來侍藥諸在先生門者英髦時集
先生固未嘗以此屬之頑頓下根也乃今敢謬承茲乏乎漢
惟自古文字之長存于天壤者其體要固多端矣時代升降
門徑區分未有兼綜條貫每事盡善者卽如少陵昌黎二公
一詩擅千古而長行文字不登名選一文起八代而詩不入

大家後賢論古固無庸摘所短并嘗所長亦無事阿所優兼
覆所誦也各取其所卓越于衆者而傳之而其人固已出類
拔萃矣吾師遺集衆體皆備而詩較多詩雖不廢酬應而論
古自適爲多蓋自幼孤苦績勤壯而歸農辭世寢食于古者
數十年生不逢辰不獲大展其學治于世而棲遲于衡門之
下藹足于十畝之間無承明大著作而序傳銘誌亦止見之
于桑田儕耦之人昔人謂歐公五代史之所以不及龍門者
其所紀傳不過五季之人物其所表志不過衰世之措注使
得如子長之通史上古而取材于先秦之載籍其于龍門宜
無不及而且有軼出其上者矣讀虎溪集能無同是慨歎乎

哉先生之論經史也隨筆而辨析衆說之紕繆不作意立異
不馳騁辭鋒惟求理精而意確絕無脩飾辭華之想故聲光
不大顯燦漢侍先生有年諸所執經辯難時先生不無感時
悼故之文熱血灑空噓虹貫印長篇大幅掣電奔雷今俱不
在集中矣而獨存此醇澹古樸之章要皆先生不欲以文采
大見于時之深衷也豈末學小子之所敢增集哉集刻成漢
暨諸孫賓和賓孝賓友等訂訛補闕詩八卷序記論贊誌銘
賦疏共十卷渺聞一卷填辭一卷共釐爲二十卷工既訖
不禁追維德音之無從而滄浹泚筆以書其後云

門人李伍漢頓首謹跋



跡

二

